

宋教仁

若一己目的未定，茫茫无据，
但以志愿将就学问，不以学问将就志愿，
必至所学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学，
甚且终身一无所成焉，亦未可知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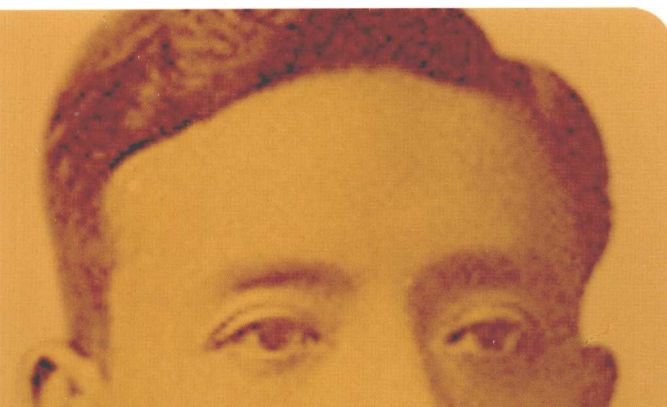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宋教仁

辛亥风云人物自述丛书

【自述】

宋教仁◎著
文明国◎编

【下】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

宋教仁

辛亥风云人物自述丛书

【自述】

【下】

宋教仁◎著
文明国◎编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

七日 晴

宫崎氏嘱余为之取回前所托杨勉卿汉译之《孙逸仙传》，下午，余遂至王让耕寓，问知杨勉卿之行李均寄存此处，遂开其书笥，寻得所译之《孙逸仙传》。四时，至麟园阁，购得小说数种。五时，至《民报》社晚餐。黄庆午言宁仙霞现将接充《民报》干事，彼在上海曾办《洞庭波》杂志，今亦同在《民报》社办之，欲以余为之总编辑云云。余答以不能担任。庆午谓可俟后日再商，刻不必定也。余遂听之。八时回。将《孙逸仙传》交与宫崎氏。宫崎氏甚喜，即属余为之删改，谓当付印刷云。

八日 晴

九时，至田端脑病院诊视。院长言无他变故，遂购二日分药而回。下午，为宫崎氏改订《孙逸仙传》，得数叶而已。寄金与金港堂，购其《俚谚辞典》一册。夜，译《普鲁士王国官制》，亦戢元臣前所托之书也，余以经济困难，故勉从事焉。



宁调元（1873~1913），字仙霞，别号太一，湖南醴陵人。华兴会会员。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数学专修学塾，加入同盟会。1906年冬，萍浏醴起义爆发，复回国谋策应，在岳州被捕，监禁三年。出狱后，至北京办《帝国日报》，参加南社。辛亥革命后，曾任广东三佛铁路总办。宋教仁被刺，他与熊樾山在汉口策应讨袁，被黎元洪杀害。柳亚子等辑有《太一遗书》。

九日 晴

写一信致黄庆午，言前日所属为《洞庭波》编辑之事，实不能任，并请其代告宁仙霞焉。译《普鲁士王国官制》，此书系日人从德文译出者，官制、官名多系日本语，不可与汉文通，译时须参酌中国古今官制，择其相似者以易之方可，故甚为困难，自昨日起，犹止得二叶也。

十日 晴

九时，至田端脑病医院诊视，并得李和卿及星次信。和卿信言将归国，归后必将熊秉三《大英百科全书》价金由张保元处索得，索得后分百元交与余家，以济困苦，其余则邮寄来东，但必分百二十元与李星次云云。星次信言困难已极，须为之筹款三十元以济之，并有言余为其鲍叔之语。余阅毕亦无可奈何，拟皆如其所言以应之。下午二时回。夜，宫崎氏夫人与余闲谈，言云南省干崖土司郝安仁住在对门，无事可往访之，以消遣云云。余前即闻云南有土司来东，但不知系其何所者，今始知其为干崖土司。干崖乃云南永昌府腾越厅之宣抚司，此处之土人皆苗人族，与暹罗、缅甸人相近。中国向来历史关于此之记载甚不详细，余因亟欲访之，以询问其一切情形，遂约宫崎氏夫人明日同往访焉。

十一日 晴

早餐后，偕宫崎氏夫人往访郝沛生。即晤面，询问其家也，则言其先祖系南京上元人，从明沐英征滇，遂被命为干崖宣抚使，世袭至今未变云。其人亦颇开通，谈论间亦有明世事、通时势之处。余问其所辖地之人民如何？沛生言：此地民智甚不开，因人民皆是土人，汉人呼之曰白夷。其语言、文字、风俗皆不与汉人同。汉人与之往来交际甚少，皆以夷人视之，故至今犹未开化也。溯其人种之起源，大约自印度、西藏而来。当大理帝国时，此人种在南方建立思伦发王国。在明时即为麓川思氏。其当时所占住之地面，即云南南部及暹罗、缅甸二国之北部以及老挝皆是。故至今日，其人民分居此等各处。在暹罗北者，其土语谓

之曰：“太”Day^[253]；在缅甸者，其土语谓之“珊”San；而其全部种族之名称，则谓之“掸”Day。其语言则与暹罗之国语同，其文字则与缅甸之文字同。盖其人种与暹罗最相近，与缅甸亦不甚相远，且与缅甸同时采用此种文字也。此文字亦自印度而来者，即上所书（其土语谓汉人曰“此二”Cae，谓满洲人曰“法”Far）。全体人口合计约七八百万人，在云南境内者有四五百万，其中通中国语能晓汉文者亦不少。但中国文化甚不普及，今后非大兴教育，以其土语翻译东西书籍输入之不可也云云。余闻之，思及《汉书》中有“掸国”，后世史中亦有所谓“掸人”者，解者或以为即缅甸，或以为即暹罗，或以为即云南之土人，从未有一言及其全体者，盖皆不如郗君亲生长其地之洞悉也。译《普国官制·王家之官制》一节完。其王族、王家、王宫及侍从官吏甚为繁多，且王家有山林田园，皆有专官司之，盖纯然与专制国无异也。

十二日 晴

译《普国官制》。下午，龚铁铮送其译书来，余检阅之，见其误处及不达处甚多，为改正之。夜与宫崎氏谈话最久，寝甚迟。

十三日 晴

早餐甚迟。译《普国官制》。郗沛生来访余，余延之入坐良久，言及云南土人事甚详。十二时始去。下午，至田端脑病院购药。五时，至巢鸭弘文学院吴绍先处取得前所托译之书。禹余三邀余至其寓晚餐，余遂从之。至其寓，晚餐讫，适大雨至，乃留宿焉。夜，谈及满洲事，余即以韩边外事告之。适李星次、何梅生皆至，谈毕，皆称赞此地之可有为云。何梅生，亦同邑人，前九月来东者也。

○○郗沛生言：云南之土人种族类甚多，有白夷，即“掸”；傈僳，即“怒夷”；崩龙大种野人，即“俅夷”；小种野人，在顺宁、永昌、阿昌。白子等诸种，其间白子之历史较详。昔时大理、南诏之蒙氏、段氏即此种，与白夷之思伦发氏并立。今其种犹强盛，细分为三族：一大理，一云南，一丽江。丽江、大理有土巡检等诸土司，犹有蒙

氏、段氏后在焉。白子之次，则历史较详，文化较开，人众较多者即白夷矣。其次则大种野人，人众亦多，武力亦强，永昌以西南皆有之，但野蛮过甚而已。

十四日 雨

十时，乘车回寓。译《普国官制》。下午，与宫崎氏夫人谈话。其夫人亦能见及人生问题，所言皆积极的现实主义，亦可佩也。

十五日 阴

九时至江口口寓送交译稿^[254]。十一时，至田端脑病院诊视，买得七日分药。十二时，回。下午译《普国官制》。夜，至都沛生寓，谈良久而回。

十六日 雨 下午阴

译《普国官制》。偕宫崎氏之令子女三人至一剧场观剧。所演状态皆约与吾国剧场同，惟役者不口唱而已。十一时，始回。

十七日 晴

译《普国官制》。晤得宫崎氏之内弟前田九二四。下午，至《民报》社，与黄庆午、章枚叔谈良久，并晤得宁仙霞。仙霞托余以作《洞庭波》文章，并言将改名为《中央杂志》云。余答以因病实难应命，或时评、小说等能稍为助力云云。六时回。

十八日 阴

译《普国官制》。寄金二元与《南方报》馆。阅前九月二十一日《南方报》（馆）载：北京政府新官制已发表。

○○余思中国汉文向无文法书，即日本人稍有作者，亦多不尽详细（大抵不解语言学比较之故也），须我国人自行研究作为此等之书方可。中国文字，原为一字一音一义，故无所谓字母，惟以字为单位而已（外国文字以字母拼成，已拼成之后即为一词，与中国之字不同。故外

国文法无字之分类，惟有词之分类）。则文法上自当从字始，以为分类之单位（如动字、静字之称）。积字成词，而后有词之分类（如动词、名词之称）。积词成句，而后有句之分类（如动句、接续句之称）。积句成语，而后有语之分类（如起语、承语之称）。积语成文，积文成章，而文法之事完矣。词之分类，现今各国文法已详，汉文或稍有特别处，须另为改易，然大概已具矣。字之分类，则各国皆无之，而独为特别不同之法。句与语之分类，则各国虽有之，而亦无精确相当之规。此皆当旁征中外，博引古今，而详细撰定之者也（至于文章之法，则非文法上事）。他日有暇，或能竟此志乎？

十九日 阴

晨起，出外运动，至四谷区之山冈起伏处游览良久，见处处红叶满林，兴致逸然。回而早餐。乃译《普国官制》，得六叶。下午，觉甚疲，盖过于写字太多也，甚自恨己身之不规则。夜，入浴讫，就寝。

阅《电报新闻》，有《不可忘之女丈夫》一篇，乃记日本自由党之女豪杰者也，摘译之曰：距今二十四年前，当自由、民权论风靡于日本全国之际，有为板垣伯之急先锋，在洋洋须眉队之中，博得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之谣之三女丈夫焉，即岸田俊子（湘烟女史）、荫山英子（福田英子）、中川佐知子是也。三人者，皆捧其热诚赤心，以如春之妙龄而加入政治运动，奔走号呼，以助成今日之维新事业者也。（中略）中川女史为越中国中新川郡之一平民中川弘光之次女。弘光善汉学，教授乡里子弟，甚有德望。女史幼从父读汉籍，嗜之不倦。少长，性质活泼，有丈夫气。二十二岁，读卢骚《民约论》，热血奋起，乃慨然出乡关，欲有所运动于政界。当时有远山满氏，为一方宿将，遂投其骥下，相与尽力国事，东奔西走，殆无宁日。或演说于路旁，或秘谋于山中，以企自由民权之遂行，同志之男子皆惊愕不已。后明治二十三年，国家已立宪，开设国会，女史见素志已达，始卷旗而退。觉前此修养之实力不足，欲再涵养之，乃闭居专心修学。又数年，开三省学舍，专从事于青年男女之教育，欲以鼓舞士气，薰陶人才，效西乡南洲之所为。当代

之名士无不赞助之，至于近日，其学舍中人才辈出，称一时之盛焉。

二十日 晴

译《普国官制》。下午，何小柳来，与余谈最久，宫崎氏夫人留之晚餐乃去。夜，与前田九二四氏谈最久。前田氏新自暹罗之盘谷归来，言彼处之风俗人情甚悉。

二十一日 阴

译《普国官制》。下午，瞿孙娄来，谈最久。余邀之至一牛肉店食晚餐。孙娄言经济甚困难，属余为之设法，余答之有译书事来则为之介绍。夜，孙娄始去。余回寓。既而细思孙娄今日之来，盖欲向余借金者，惜余先时不晤（悟）其意，又惜余刻下亦困难，以致其不便出诸口，且即出诸口而亦不能为力，再三思之，甚为不快也。

二十二日 晴

上午，欲往病院，不果出，译《普国官制》。下午，江天泽（铎）遣人送译金来。

二十三日

九时，至田端脑病院诊视，得药一周间而回。译《普国官制》。夜，与前田九二四氏谈及暹罗事，言其国之教育甚不发达，刻下不过有普通中学之程度云云。

二十四日 晴

得吴绍先一片，言李和卿将起程，约于明日在守田馆为之饯行。又得黄庆午来一片，言“明日上午开湖南分会，议自治章程，甚为要切，君病可能来会否？”余皆拟亲赴之。译《普国官制》，其“参议院”一节译完。参议院者，不过国王之顾问官而已，与俄国之参事院盖相同也。

二十五日 晴

九时，至《民报》社，知湖南分会开于启智译社，遂往启智译社。至则已开会，正议自治章程，甲论乙驳，毫不中肯綮，只闻喧嚷之声；后又议各事，更加无秩序之甚，无一通达恢弘者。余见之甚为扼腕（腕），盖其间固不得不推黄庆午矣。十二时，余甚不耐，遂辞去。二时，至《民报》社午餐。四时，至守田馆饯李和卿行，会者同邑十余人，尽欢而散。夜，大雨起，不得归，遂留宿是处，与诸人谈话最久，余约后日送和卿至横滨焉。

二十六日 晴

晨起将归，□□□自卧中忽厉声诘余曰^[255]：“前日之信尚未见耶？余所言可依久（从）否耶？”余曰：“关于金钱之信，余无不依久（从）者。但所谓送金百元至余家之说，余心虽甚愿，余实恐无以对在东之同志之苦困者，尚不甚欲为之而已。君既欲代我为之，亦随之而已。”余见其清晨未起，即如有宿怨，见面辄诟詈者，心甚不悻（且见其似欲以送金百元至余家一事，而讨余之好者，盖彼实误疑人意也，故以余之意告之。乃不意反触其怒，竟骂我“何独自挥霍而不一顾家”云云。余心益恶其伪诬，遂欲直诘其何意。彼复谓余：“一年已用尽七百余金，非挥霍而何？”余谓“余虽用七百余金，尚有二百余金之放债在，固不似人之以嫖、赌、吃、着用尽者也。”彼复谓余：“放债何在”？余谓：“君即有将近百元之数也。”彼则益横，谓：“我几时欠君如许之债？将账来我看！”余谓：“账固有之，但余今日非索债，亦非欲君之将来如数偿我，何必问账！抑谓余或有欺君之心耶？则更无其的也。”言至此，余心益厌，觉其似癫非癫，似狡狴非狡狴，余亦不暇辨之，惟急思逃避，以不使见其色、闻其声为好。适吴绍先亦劝解不必多言，余遂急出门而去。往停车场，欲急归，至则车已过，遂折回向《民报》社去。沿途思索，余之不喜□□□，实有如井上园了所言之心理的病，已成为见之则心动而病发之势。其实则□□□之为人，诈伪用术，多疑不

怨，渺小狭窄，为己责人，诚有使我见之生憎之原因也。思至此。则心益厌烦不快。良久，至《民报》社，早餐讫，犹不能忘今晨之事。乃与章太炎谈话，冀以消遣。谈至午后，始辞而回寓。然偶一思及□□之为人，则此心总如芒刺在背，恼怒并生。入夜，心内更苦，诸事不欲作。乃细思我身生于世间，岂有为一个人而羁绊我心不得自由之理，天下事须以明决刚断为要。我既与此事此物格格不入，且有苦我之处，则我自当绝之于我心；若不能，则绝之于我耳我目亦无不可。苟不背于人道大义而可能为之者，直为之而已矣，何犹豫之有乎？我之于□□，亦已至于再无可尽情之处矣！今而后将乘我之虚而害及我心理焉；非彼乘之，实我因病而不能抵御之，彼则直攻入之，而毫不顾虑，故曰乘虚也），而害及我思想焉，而害及我精神焉，且进而害及我体质焉，而害及我身世焉，而害及我一切事业焉，皆不可知之事。我又不能牺牲一己之将被害之各节以将就之，则绝之于我心者，实救诸将被害之各节之根本也。绝之于我心，非先绝之于我耳我目之方法，质而言之，则我直不见其面，不闻其声而后耳。今而后吾惟痛悔吾此前之无知识、无观察而已。（余因此而乱交人者，亦不止一次矣，盖余实一情易动、心易热、不暇审查而轻易许人之神经质者也，今而后当知戒乎！）思索良久，遂写信致吴绍先，告以今日之余之行动思想，并言后日余亦不得送其行，请为我传达之；惟关于金钱上之约束，则余仍履行无异云云。盖余前已许□□每年百五十元之借助者也。讫，遂就寝，终夜不能成寐，甚苦人也。

二十七日 晴

清晨即起，散步良久归，而早餐后甚罢敝沈郁。未几而禹余三、鲁禹昌来，余心仍不快。余三言译书之费（即吴绍先所译者，余三亦同译者也），明日须取得为好。又言李和卿寄语余，将其去岁置在余处洋服一套为之带去云。良久，二人去。余乃译《普国官制》数页。下午四时，雨。夜，寝犹不能寐。

二十八日 晴

八时，至《民报》社清检行笥内，将□□□衣服拟遣人送往。既而思及余今日须为禹余三送译书金，可交与余三请其带去。乃至江天泽（铎）寓取译书金。江不在，余遂空回。乃复思今日无钱，不能至余三处，□□□衣服将以何法送达？思及此，便欲自送去，且欲与之晤一面，以诀绝。既而思之，此徒讨烦恼之举，彼既无情已久，惯怒成性，何必与之一晤，使我心病，且亦无必要之事也，余直舍之可矣。人虽有谓我不是者，亦姑听之，余自问无害于良心足矣。余既见人不足与交，绝之唯恐不及，何必畏人言而姑息之也？余前者容忍自抑以将就之者，亦已足矣。余当时认其有神经病（吴绍先如何认其无病，余亦辨（辩）之），故如是，今则已知其利用他人谓己有病之说，以行其无礼非理之举动耳。余暂时虽或于情之一面不免世俗之讥，然爱、恶、喜、怒皆是情，未有偏用之于一者，且余独行吾意志焉可也。遂拟不去。十二时，复至《民报》社，适逢黄立君将归国，社中为之饯行，余遂亦入座。孙逸仙、章太炎等皆在座。酒讫，余遂遣人为李和卿送洋服，又恐禹余三今日送和卿至横滨无盘费，亦送金二元与之，并写一言今日不能送行之信，遣其人持之而去。余与章太炎诸人谈良久。胡展堂言法国近出一小说，甚新奇，乃拟为德国与英战，直败英而攻入伦敦之实事者。孙逸仙欲汉译之而不得暇，欲余就孙逸仙之口说而译为汉文。章太炎与孙逸仙亦赞其说。余不得已，遂诺之。四时回。

二十九日 晴

译《普国官制》。下午，出外散步良久，回。

三十日 晴

译《普国官制》完。其末为中央行政官署，首内阁，有伯里玺天德、副伯里玺天德各一及以下各官；次外务省，归并德帝国掌之；次度支省，次民政省，次学务省，次司法省，次陆军省，次农务省，次通商

营业省，次工务省。各省中皆有尚书、侍郎。以下各官，则或有或无，其编制则皆有条不紊也。九时，禹余三来。余遂偕之至江天泽（铎）寓取译费，并交余所译书。下午一时，至日比谷公园游览良久。三时，至神田各书肆观书良久，至北上屋购得《中国官商快览》及《说文提要》各一册。又至富山房定购《日本家庭百科事汇》，此书系日本百科辞典之权舆，搜罗甚富，解说甚详，且有图幅附之，定价十元，预约五元五角，余即以预约方购定者，明年正月取书云。六时，回。

十二月

一日 晴

宫崎氏向余言，明日第一周年纪念大会，须到会演说，并邀余去。余允之。下午，与前田九二四氏谈及暹罗事。前田言，暹罗在留之华人共有五百余万人，以闽、广人为多；广人中尤以海南人为多。但民智甚低，不知爱国心为何物。暹政府对于华人皆课人头税，外国人在暹者皆无之，此唯华人为然者也。同时，台湾之华人在彼者亦不课税。现今华人中有倡议归化日本者甚多也云云。余闻之，不胜酸楚也。夜，观《卫生新报》，中有言当运动之理法甚详者。

二日 晴

九时，偕宫崎氏往赴《民报》纪念大会（在神田锦辉馆）。至则已开会良久，来者已满，门口立者约有千余人。余等不能入，自其旁一窗内蛇行而入。至会场侧望之，满场已无隙地，欲入场竟不可得。乃复出，徘徊良久，余忽思得一法，遂引宫崎氏自大门排挤而入，余在前大呼：“有特延之来宾一人来，请少让勿却客”云云。则诸人皆偏身让出一路，遂得入场。比至演台后，则余之履物已失矣。时则孙逸仙氏正演说社会主义，拍掌声如雷。余不及细听。逸仙复演说将来宪法不宜仅仿三权分立，宜加入试验权、监察权，皆使独立，为五权分立方好云云。逸仙演讫，则章枚叔继之，又其次则来宾日人池亨吉氏、北辉次郎氏、



《云南》，1906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。云南留日学生所办。负责人为李根源、赵仲，总编辑张镡西等。以宣传民主主义，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主旨，也主张地方自治，争回路矿权利。共出23期，中间曾几次被迫停刊，另特刊《滇粹》一期。为清末以省区命名的革命刊物中历史较长的一种。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。《复报》，1906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（此前有油印本）。月刊。田桐、柳亚子主编。与《民报》相呼应，与改良派的《新民丛报》、《中国新报》进行论战。现存11期。

宣（萱）野长知氏等及宫崎氏，皆以次演说。余为之翻译一次，其余皆田梓琴及山西某君翻译之。讫，复有会员演说者数人。一时拍掌声、呼万岁声甚为烦杂，余几不堪。良久，有一人提议捐助《民报》经费，则皆赞成，一时投钱者，书名于册者，不知若干人。良久讫，始散会^[256]。散会时发《民报》临时增刊赠书券^[257]，人一枚，合计发出五千余枚，合其外未及发券及未得入场者计之，盖将近万人矣！亦未有之盛会也。亦足见人心之趋向矣。既散会，余忽遇得曾（鲁）文卿，皆以未午膳故，遂偕至成昌楼午餐。文卿言：“今日之会，令人愉快，可见中国日有进步，且现今表同情之报，如《云南》杂志、《复报》、《豫报》、《洞庭波》等，亦日益多，实为可贺。然回首一年前，学界萧条，寂然无声，无一人有唱为此等动作者。自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杂志出现后，虽无大结果，然继之以《民报》，鼓吹开发，遂有今日之现象。则溯其源，亦未始非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之影响也，天下事固不必自我收效力

耳”云云。余闻之，亦深有感。盖《民报》力固大，然未办之前，无一人赞成办报者（余于去年邀黄庆午等办报，皆不赞成孙逸仙至东京，亦向余言，君等办报，可邀宫崎氏同办之，亦无办报之意）。《民报》之发生，实由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之改名而来者也。回思余初至东京，唱办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时，所共事者，仅田梓琴、李和卿、郭瑶皆、张步青等，赞成者甚寥寥，反对者到处皆是。以陈星台之热心，而亦畏避之。经几次之波折，几多之变换，始克出报。其艰难之境，及余当时之苦心孤诣（诣），实不堪感慨系之矣。午餐毕，乃复偕之至秀光舍，坐良久，五时乃别。余又至古今图书局王薇伯处，坐谈最久。薇伯以《孙逸仙传》及《文信国指南录》一册赠余^[258]。八时乃回寓。

三日 晴

江天泽（铎）遣人送译书金来。十时，至郵便局寄《センチュリー字典》第六回月赋金于横滨タイムス社；又寄《大英百科全书》第七回月赋金于丸善书店。下午，至四谷劝工场购得卫生衣及帽子各物，并抽福引（签），得零星小物而回。夜，孙□□来访宫崎氏^[259]，余与谈，知其晓催眠术，余遂言欲学之；言暇时当可教余，余遂请托之焉。

四日 晴

晨起，晤得池亨吉氏，昨夜来甚迟者也。谈良久，皆前日开会之事。宫崎氏托余将前日会场诸人演说之大义，抄钞其要，以便载入《革命评论（社）》，余诺之。下午，至四谷区一牛乳店阅报良久，见有关于间岛问题之记事，抄录之而回。夜，至都沛生寓，谈良久。余问沐氏后尚有在云南者？沛生言：现今丽江土府即沐氏后也。又谈他事片刻。八时回。

五日 晴

下午，至龚鍊百寓，送交其译书金。三时，至芳贺堂交前次购各杂志残金，并属其将书送至《民报》社。又购得《日本史学提要》及《修

辞学》各一册。五时，至成昌楼食晚餐。六时，至《民报》社，芳贺堂送书已至，余坐谈良久。时袁雪庵在座，言及余病，雪庵劝余谓：

“君尚有一当慎者，谈话似过多，以后宜少说话为要，伤气用脑，皆在此也。”余闻其言，细思之，诚为切要。盖余诚有好多谈之弊，与人谈时，无所顾忌，人之愿闻不愿闻，皆所不问。惟信口滔滔而出，甚至忘时误事，往往后悔。当其际，不惟伤气用脑，且或惹人之厌恶妒（妒）忌，亦所不免。刻下养病最要，诚宜亟戒者也。此后勉之勉之！九时，回。

六日 晴

十二时，至《民报》社，晤胡经武、陈少芝，皆甫到东京者。午餐后，清检昨日芳贺堂所送来各杂志，至五时始讫。晚餐后，与章枚叔谈最久，谈及哲学，枚叔甚主张精神万能之说，以为“万事万物皆本无者，自我心之一念以为有之，始乃有之矣。所谓物质的，亦不过此之一念中以为有此物质，始乃有之耳。”余以“唯我”之理质之，并言此我非肉体之我，即所谓此之一念也云云。枚叔亦以为然。谈至八时，桂伯华来，枚叔介绍之于余。桂君，江西九江人，讲佛学有年，甚深造有得者也。复谈片刻，始辞而回。夜，就寝不安。

七日 晴

为宫崎氏改删《孙逸仙传》未讫。下午，瞿孙葵来，谈良久而去。阅《双金球》，侦探小说也，其译文甚劣。夜，身心均觉不舒，良久乃已。自定一每日动止表，大略与前同，惟上午、下午均只读书一时半而已，其余皆休息、运动也。

八日 晴

为宫崎氏改《孙逸仙传》。下午，至《民报》社，坐良久。五时，至陈监督寓，问医药费事，彼答以出院后则自行纳付云云。余遂退出。六时，至芳贺堂，以各种杂志内所缺册数告之，嘱其补足。七时，复至

《民报》社晚餐。八时，回。夜雨。

九日 晴

写致杨勉卿一信，并嘱其调查靖州曾氏谋革命之事实及其历史，以勉卿距曾氏处甚近也。下午，至李星次寓，不遇，坐待良久。四时，至巢鸭弘文学院访吴绍先，亦不遇；与杨少迪同至禹余三寓，亦不遇，其主人出晚餐食之。七时，复至弘文学院，坐良久。八时回。

十日 晴

改《孙逸仙传》。下午，读《武侠舰队》，小说也。余拟每日下午读日本小说数页，以熟习日语，今日即始读之期也。夜，观《火里罪人》数十页，亦侦探小说。

十一日 晴

观《火里罪人》。十二时，至郝沛生寓，谈良久。下午一时回。田梓琴、匡云观来，言成女学校现开有中国女学生速成师范班，需一汉文教授，特来请余为之尽此义务。余思亦可以借此以研究汉文法，遂允诺之。约定每一礼拜三点钟，下二次礼拜即开课焉。三时，云官（观）去。田梓琴邀余至乡间一游，遂拟往八王子去。四时，至新宿乘汽车，五时抵八王子，下车，至市上游览。市面甚宽展，亦颇繁盛。良久，至一牛岛（鸟）肉店食晚餐。七时，乃起身返，复乘车，九时回寓。是日，余不名一钱，所费皆梓琴者也。

十二日 晴

阅报，载江西萍乡革命党蜂起^[260]，已围县城，势甚危云。余思此当系马福益之同类，或前岁随余之楚淦、晏雄亦在，亦未可知也。下午，至刘林生寓，询问萍乡事知其详情与否？林生亦言当是前岁旧同志^[261]，但亦不知详形也。谈良久，八时始返。途中购得日本语言学书数种及《世界小观》、《琐克拉底》等。时忽有大声唱卖“号外”者，购一张观之，则谓湖南醴陵革命党甚猖獗，外国人皆避乱至长沙，日本南清舰

队已有二艘驶上汉口云。

十三日 晴

阅报，谓湖南革命党已围攻浏阳县城，湘潭亦有起者，鄂督亦派步兵一千、炮兵五百往援云云。噫，中原之风云盖蔚然起矣！十时，至《民报》社与枚叔、宁仙霞等戏谈良久。下午三时，至巢鸭弘文学院吴绍先处，晚餐后回。

十四日 晴

改《孙逸仙传》。下午，偕宫崎氏及其夫人至《民报》社坐良久，又至何小柳寓。四时，又至孙逸仙寓，与何小柳行象棋良久。时逸仙适自外归，又坐良久，晚餐后始回。

○○阅报，载湖南革命党益盛，在萍乡者为吉安巡防军袁某所攻，避走宜春；然次日复大举向萍乡，江西臬司已至萍乡督战；在醴陵者为湖南军三营分攻，“暴徒”遂向浏阳而去云云。

十五日 晴

十时，至彭希明寓午餐，下午一时，至章行严寓。行严编有《汉文典》一书，余索观之，见其稿尚未成，询知其大约。其分类：一名词；二代名词；三动词；四形容词；五接续词；六副词；七介词，又分为二，一前置词，一后置词；八助词；九感叹词，多取法于英文法云云。下午四时，至守田馆，吴绍先、覃理鸣等皆至。晚餐讫，谈叙甚久，遂留宿焉。

十六日 晴

九时，至田端脑病院取药。下午一时，回。改《孙逸仙传》数页。五时，至胡经武寓，不遇，乃至《民报》社，坐谈良久。九时，复至胡经武寓，以夜分遂留宿。余询其前所经营之事状及此后之方针如何？彼言多闪烁（烁），若不欲令人闻知也者。余亦不复深询，乃就寝。

○○阅报，载湖南革命军占领醴陵、浏阳一带为根据地，至湖